

家贫儿丢手 国弱山低头

根脉

白宇良◎著

在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中，尤以日本侵华的危害为最烈，因为它使得我们刚刚呈现出生命力的民族经济发展势头戛然而止，与所谓的「屠杀、劫掠」相比，这才是最大的亡国之痛。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家贫儿丢手 国弱山低头

根脉

白宇良◎著

在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中，尤以日本侵华的危害为最烈，因为它使得我们刚刚呈现出生命力的民族经济发展势头戛然而止，与所谓的「屠杀、劫掠」相比，这才是最大的亡国之痛。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脉/白良宇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08-1675-8

I. ①根…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661号

根 脉

作 者 白良宇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296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675-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九·一八”之后,日本的铁蹄紧跟着踏入山海关、占领了热河,平、津一带顿时便暴露在了倭寇的炮口之下,为了确保故宫文物能免遭战火的毁坏,民国政府行政院下令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遴选集中,包括故宫、颐和园、国子监、国家图书馆及文献馆的文物、古董、历朝档案、文献资料等绝不可遗失的国之根脉,一共装入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动用五趟专列火速南迁,开始分别存入了上海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两处库房,后又运抵南京“朝天宫博物馆”,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三个月后,上海沦陷,这批国宝又紧急西撤,但由于数量大、时间紧,无法全部撤走,最终将二千九百余箱文物遗留在南京朝天宫中,华中沦陷后,以日本之贪婪,在极短时间内便将宁、沪两地的文物抢夺一空,连朝天宫正殿屋脊上的构件“吻鸱”都拆下运回了国内,三千箱国宝级文物怎能幸免于难呢?然而史实是,一直到抗战胜利结束,这些国宝都安然地留在了南京,只是将存放地点改到了北极阁中央研讨院内,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谜团?是什么人创造这样的奇迹?国宝有灵,请鉴证那些无私无畏的先驱们在烈火中以身护宝的巍巍功绩吧。

在老上海的闸北区，有一条南川虹路，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光复路，其南侧紧邻着苏州河，各种货物及人员的往来十分便利，而河对岸就是公共租界区，那些洋人和大佬们闲暇时总爱沿着西藏路桥过河来这里购物、逛街打发时间，另外，此处往北的大片区域内，近年里蜂拥出了数不清的各类工厂、公司以及银行来，那里面更是造就出众多的新兴资本家、富裕的白领以及稳定的工薪阶层，这些人受到洋人们的影响，也都愿意把光复路、特别是西藏路桥这一带当做经常光顾的好玩去处，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烘托出了一个闸北区的小商业中心来，各种商号铺户林立在路的两边，逛街的人们也是中洋擦肩、穷富接踵，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热闹景象在老上海很有名气。

就在西藏路桥的西北角上，伫立着一座斗拱飞檐的二层仿古铺面楼，从招牌上就能看得出，这是一家古玩店，匾额上三个烫金大字：“宝盛轩”，掌柜的名叫温趋荣，字千林，五十岁不到，瘦高的身材，做派很是老练沉稳。

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历一九三六年七月份，天气正热，这天上午“宝盛轩”照常开门营业，三个徒弟外加四个小伙计在店里忙前忙后、有条不紊，温趋荣本人则正在二楼的茶室里与客人谈生意，对方是一位殷富的洋派中年人，短袖衫配吊带西裤，凉爽而又时尚。

此番这位中年人似乎带来的是一套古籍，五本线装簿册套在一只锦匣里面，而其中的一本正被温趋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细细地翻阅着，这时忽然传来敲门声，温趋荣略有些不耐烦地吐了一个字：“进！”门一开，大徒弟房冬实跨进一步，规矩地捶手禀道：“师傅，北平故宫的堂叔来了。”温趋荣一愣，随即兴奋道：“是尚丘来啦？巧得很哩，快让他上来。”大徒弟应声出去了。

很快地，随着楼梯响动，一位四十几岁、穿长衫戴眼镜的儒雅先生推门而入，向着温趋荣叫了声“大哥”，温趋荣也起身相迎，嘴里问道：“尚丘，几时过来的？”

“昨天上午，因为事情太多，没抽出身来”，来人随意地回答，显得很亲热。温趋荣则笑曰：“同根者同心也，我正在这里发愁，你就跑来救命了。”来人忙问：“什么奇珍异宝啊，居然把你都难住了？”温趋荣招手道：“过来一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广沪银行’的董事长陈启年先生，这位是我的堂弟温趋敏，过去是北大的教授，现在又兼任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于古籍鉴考方面的学问是最精的。”

“久仰久仰”，陈启年抱拳拱手，敬佩道：“早听说温教授是目前鉴定古籍的头一号专家，想不到在此幸会，我就是通过读你的专著《古籍通考》才入的门，所以也算是你的学生哩。”大家都被说笑了，温趋敏急忙谦逊地说：“陈董事长取笑了，与您的伟业相比，我就是个书呆子而已。”

“哪里话？你不但学问好，而且还携领博物院的管理之职，实乃栋梁之材呀”，陈启年的语气很是诚恳，温趋敏还待要再客气回应，堂兄却伸手制止了他，笑道：“算了算了，在我这里你们二位都不是外人，客气话说多了反倒疏远了，尚丘你不知道，陈董事长酷爱收藏，特别是对古籍善本，已经痴迷了多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的，前几天他拿来一套《欧阳文忠公集之书信九十六函》，我一看，无论是从纸质、字形、油墨和刻印技法上；还是从装帧、铃章以及牌记内容上看，似乎确是出自南宋周必大之手无疑，不过我们都晓得，周必大刻印的《欧阳文忠公集》在国家图书馆和几个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其中并没有这九十六封书信呀？真是搞不懂了。”

听了这番话，温趋敏面露喜色，他一步跨到桌前，小心地拿起匣中的古籍，前后左右地仔细审视，直到将五册书都验看了一遍，这才放回到匣内，然后转向陈启年，拱手笑道：“恭喜陈董事长啊，您可得到宝贝了”，陈启年不明所以，连忙问：“此话怎讲啊？”旁边的温趋荣也瞪大了眼睛，盼听下文。

温趋敏不慌不忙地开始给二人解惑：“周必大是在1196年编纂刻印的《欧阳文忠公集》，一共有153卷，出版后被日本的留学使臣看到，当时日本的镰仓幕府正在修建‘金泽文库’，专门用于收藏从各国买去的优秀书籍，其中以南宋版为最多，在购入后一经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他们曾经收购了欧阳修遗留的96封书信手稿，而在这部全集中并没有被收录，于是他们便携着书信手稿又返回南宋，并找到周必大，花钱请他另行刻版，好将这些书信也纳入到全集之内，周必大照办了，印好后交给日本人，使他们得到了一部完整的《欧阳文忠公集》，并且按照约定，刻板也一并交给了日

本人,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记载,当时将刻板运回后没再刊印过,并且随着幕府的权力更替,刻板以及那套原书都流失了,其他部分还好说,因为内容上都还有留存,唯独这96封书信,后人一直认为将永成憾事了,想不到啊,今天它却落到了您的手里。”

这一席话使两个听者惊喜无限,温趋荣向着陈启年连连拱手:“这可得恭喜了,本来真本宋版就是一页一两金,您这不但是真本,而且还是孤本、绝本,它的收藏价值就不用讲了,单是这史料研究价值更是了不得,这回您可要大大出一把风头了。”陈启年此刻喜得心花怒放,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温趋敏接口道:“大哥说得没错,这套孤本的史料研究价值远高于收藏价值,因为与诗词歌赋相比,书信所承载的时代信息更多,何况像欧阳修这样的大家,王安石呀苏洵这些人可都是他的朋友,说不定通过这些书信就能了解到他们真实的一面,所以说希望陈董事长暂时先不要急着脱手,等我们博物院云过风清了,在下想提请理事会同意拨一笔款子,把这套书收归国有,不知您的意下如何?”

陈启年似乎有些激动,严肃地说道:“温年兄是否太轻看陈某了,既然它这么有用处,我怎么能转出去呢?这样吧,我就在此许个愿,等到局面稳定了,你们故宫的文物也不再做‘沪上寓公’了,我就把它无偿地捐给博物院,你看如何?”

这回轮到温趋敏激动了,他连连拱手致谢:“陈董事长真乃大义之士,国幸民福啊,在下深感钦佩,到那时全国文物界的同仁都会向您称谢的。”

“言重了言重了,不过能让全国文物界的人都晓得我陈某人,这份荣誉可比卖几个钱更馋人哦”,陈启年诙谐地说。大家都笑起来,最后陈启年在愉悦的气氛中携宝离去了,温氏兄弟二人一齐送下楼去,并看着他乘上私家卧车走远,这才转身返回店中,并重新上楼,入茶室中落座,开始说起他们自己的话题。

“从报纸上看到,南京的‘朝天宫博物馆’已经建好了,你从北平赶过来,是不是就为了把暂存上海的南迁文物搬过去呀?”温趋荣首先开口问道。温趋敏回答:“搬家恐怕还要再缓一缓,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温趋荣一惊:“是嘛,什么意外情况?”温趋敏说:“其实是件好事情,英国的皇家艺术展览馆打算举办一次中国艺术品的专场,两个月前就通过大使馆把计划书递到了我国外交部,后来行政院多次组织讨论会,最后决定同意赴展。”

“同意了？可现在局势如此动荡，还顾得上这些？”温趋荣有些不太理解。温趋敏解释说：“如今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太差了，男的抽大烟，女的裹小脚，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如果能通过这次展览，让普通的英国民众都亲眼看到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么精美之艺术品，这么灿烂之文化，岂不是能改变一下他们头脑中的偏见吗？”

温趋荣点了点头：“倒是有些道理，可是我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要发这种善心？”温趋敏笑了：“这倒不是发什么善心，皆因为中国文物现在越来越受到世界上的重视，在近现代里，中国文物大量流散出去，从敦煌到圆明园，从东陵大盗到溥仪挟带，再加上民间的走私，这些好东西基本上都落入那些西方大收藏家们的手里，他们经常撰文表达对中国文物的喜爱，有些人几乎已到了痴迷的程度，看完自己的还想看别人的，但由于离得太远，来回奔波也看不到几件东西，而且还有很多根本就看不到，比如我们故宫的东西，所以就有人提议办一次中国文物的专场，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尽量多地集中起来，让大家一饱眼福，同时还能赚一些门票钱，没想到这个提议非常受欢迎，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所以他们就行动起来了。”

“原来如此”，温趋荣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然而担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又问道：“现在吴淞口外面到处是日本的兵舰，你们运送这么多文物进进出出，不怕出危险吗？”温趋敏答道：“已经讲好，由英国的军舰负责来回运输，日本人再蛮横也不敢公开抢劫英国军舰的。”

温趋荣一时不知再说什么，温趋敏趁机问道：“大哥，你晓得我今天是来做什么吗？”温趋荣一愣：“不是辞行吗？难道还有别的事情？”

“当然了，我主要是想把阿钰也带上，让他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一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却总守在家里做小生意，你不怕耽误孩子的前途吗？”

这话让堂兄不爱听了，申斥道：“乱讲，我做的是小生意吗？‘宝盛轩’可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再加上阿钰懂洋文，已经把生意做到租借区里面去了，再往后说不定很快就能在全上海都开分号，那还得了吗？”温趋敏被堂兄的表情逗笑了，说道：“可是你想过没有，阿钰其实是不适合做生意的，他性格内向，做事情过于认真，而且容易感情用事，这可都是生意人所忌讳的，可是凭他的聪明好学和从小打下的鉴古基础，再加上大学又学的是国文系，我看正适合于做学问，只要走对了路，用不了十年他就能在中国的文物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

“说得好轻松，你打算具体怎么培养他？”温趋荣的气显然还没有顺过来，温趋敏只好耐住性子说：“其实用不着刻意培养什么，只要给他指明方向就好，比如这次去英国，主要就是想提高他在博物院里面的资历，以后就会更容易受到重用的，另外，回国后我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里给他谋一个讲师的职位，凭他那股钻研的劲头，早晚会拿到教授的职称，再加上博物院里优良的研究环境，不难造就出一代专家来，那可是极受社会尊敬的，不比做个生意人要强吗？”

温趋荣被说得哑口无言，但一时间又不愿马上改变决定，只好低头不语，温趋敏看穿了他的心思，继续劝道：“我晓得你是怕这个‘宝盛轩’将来没人继承，可是俗语讲钱财身外之物，说聚就聚，说散就散，只有学问才是自身的，才能让人名垂史册，另外，你现在正值壮年，哪里就干不动了？现在战争连年不断，谁保得齐几十年以后是个什么情形？考虑那么长远干什么呢？”

温趋荣不得不承认堂弟的话在理，不过继承遗产的话又让他想起一件事来，忙说道：“我们已经为阿钰订下了亲事，并且还告了庙，讲好秋后就完婚的，要是随你去了英国可回不来呀？”温趋敏没想到这一层，问道：“阿钰定亲啦？是什么人家的姑娘？”

“是我们老家罗店的，姓黄。”

“哦，怎么想起回乡下找呢？”

“说来巧得很，姑娘的妈妈和你嫂子是表姐妹，年轻时嫁到了上东村的黄家，这个黄家在当地也算是大户了，附近三里五村的土地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去年的夏天，也是暑假里，姑娘上中学的弟弟吵着要进城玩，他妈妈只好带他来，下了长途换洋车，可巧从‘宝盛轩’楼下经过，这让他妈妈想起了自己的表姐，就跑进店里来问，当时我有事出去了，可阿钰刚毕了业正在店里帮忙，就把母子俩带到家里去，这一下她可看上了阿钰，见了表姐的面就提亲，而且第二天就强拉活拽地让你嫂子去她家里相女儿，没想到这一相看，把你嫂子可喜坏了，回来说那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出奇的贤惠，当时就满口答应了，过后又在‘天缘楼’摆的定亲酒。”

温趋敏一时被难住了，想了想才说道：“大哥，我建议你们还是把婚期推一推吧，最多晚几个月，又是为了阿钰的前途，我想女方家里会理解的。”温趋荣也是难以决断，拧着眉头想了半天，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说道：“好吧，还是你看得长远些，现在时逢乱世，让孩子守着一大堆器货做生意，说不准还

真有一定的危险哩，那明天我就带他回一趟罗店，当面跟亲家解释清楚，以后就让他跟着你走吧。”

温趋敏点头答应，同时心里头挺高兴，他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堂侄，如此安排不但能让堂侄有一个好的前程，而且在国宝流离失所、博物院内争外乱之际，身边也能多一个又精明又可靠的人相佐，真是一举两得了。

二

第二天一大早，温趋荣果然带着儿子去走亲家，由于沪太长途客运总站离家很近，父子俩也没有叫车，就走着过去，温钰长得漂亮，高挑的身材，秀气的脸庞，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因为已经毕业了，不能再着学生装，便穿了一身青色薄丝裤、褂，脚下一双薄底布鞋，即朴素又凉爽，手里拎着几样点心、糖果等常见礼品，紧跟在父亲身后走着。

沪一太线的长途客车一天只有一班，早晨六点钟发车，因此必须得早出来，等打好票上了车，才发现是跟一群商贩同行，一人一只竹筐，里面似乎装过咸鱼干之类的东西，腥气熏人，而且挤得连腿都没处放，到罗店一共七、八十里路，足足忍了三个来小时，等下车之后，父子俩不由得一起做深呼吸运动。

这里是罗店镇的西面，离东北面的上东村还有好几里地远，不过路边就有等活儿的驴车，于是父子俩走上前雇了一辆，一听说是去上东村的黄家，车老板连连点头：“晓得晓得，瞎嘞（意指很好）老黄麻，是我们罗店的名人哩。”接着很热情地招呼他们上车，然后照着驴屁股上捣了一拳，便吱吱嘎嘎地上了路。

天气炎热，好像连驴都懒得迈步，车又颠又慢，临近中午的时候才算到了地方，本来他们想直坐到黄家门前再下车付账，但是刚一进村口就看见村道上被一群人堵住了，待走近一看，原来是黄家的十几位长、短工在路边刨坑埋电线杆，指挥干活的正是亲家黄中开本人，只见他四十岁出头的年纪，黝黑的脸膛，短短的头发，显得挺健壮，上身穿一件侧面带线绳的汗衫子，下身着一条又短又肥的薄布裤子，脚下是一双草编的拖鞋，带着满脸的汗水在指手画脚地招呼伙计们往起立杆子，温家父子赶忙下了车，并给了钱打发驴车回去。

一开始黄中开是背冲着村道，并没有看到来人，后来伙计们告诉他，这才转过身来，看到是亲家来了，又惊又喜，小跑着奔过来，没说话先放出一串

笑声，显得豪气十足。

“大哥，你太神了吧，没送信怎么就晓得啦？”

温趋荣被说蒙了，问道：“什么晓得啦？打哑谜么？”看得出来，二人平日相处得很是不错。

“怎么，你们不是来庆贺的？”

“庆贺什么？”

温氏父子越听越糊涂，黄中开此时也知道是自己搞错了，用手在头顶心抓了几下，笑道：“原来误会了，我说没有这么神嘛。”温趋荣看他一眼，怨道：“神神鬼鬼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黄中开赶忙解释：“我不是在村北的练江边上安了一组小水轮吗？以后村子里就有电灯用了，老乡们说要感谢我，就每家凑了一块钱，让村里几个老人做代表，去镇里面请我吃一顿，我一想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正好家里头小四又给我添了个丫头，本来不想办，但既然赶上了，就算个双喜临门吧，所以讲好用大家的份子钱，我再出个大头，在祠堂里摆它几十桌，让全村人都乐一下。”

听了这话，温氏父子俩心生感慨，难怪黄家在当地名气大、人缘好，从今天的善举便可见一斑，听温钰的母亲讲，黄中开年轻时好冲动，曾经想卖掉祖业进城去做生意，但没想到那些老佃户们都聚到他家，苦苦求他不要卖地，说以后不会再遇到黄家这样的好东家，搞得他很无奈，也很感动，最终放弃了进城的想法，这件事在当地传得很广，他也从此成了三里五村的共同朋友，那些佃脚客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并送他一个雅号“瞎嗲老黄”，能让这么多乡邻把自己当知心人并不容易，没有平日积累的德行善举是做不到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温趋荣拱手笑道：“那我先贺喜你千金（女儿）临门，酒席是什么时候办？”黄中开回答：“谋划着电线要后天才能都架好，所以酒席是定在初六摆。”温趋荣道：“那可对不起老弟了，阿钰后天就要去博物院入职，这喜酒恐怕是来不急喝了。”

“什么去博物院入职？”黄中开显然没听明白。温趋荣道：“我们还是回家去说吧。”黄中开一拍脑袋：“看我都成了蹊头（傻子）了，快回家吧。”说完马上转身吩咐一个年长些的伙计：“啊华，叫大家收工了，回去吃了午饭再干。”阿华应声指挥大家收工，他又接着冲另一个半大孩子说：“札登头，去学堂里唤大小姐，说亲家公来了。”叫“札登头”的孩子答应着跑远了，他这才重

新回过身来，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陪着父子俩往家走去。

黄家是大户，几代人都在此经营，所以宅子是很可观的，连老房带新房共有百十来间，分为七进深六垮院，外加一个高大的门楼，足足占了有半条街，不过，在门前那片青砖铺就的静场上却满是玩耍的孩子们，那些花花绿绿的书包被堆在一边，显然是放了学舍不得回家，先在这里玩一会儿，女孩子们踢毽子，男孩子们拍元宝，大呼小叫的，使本来的“静场”一点儿也不肃静。

黄中开陪着温氏父子俩穿过玩耍的孩子们，走向大门口，忽然从人堆中站起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那身白绸做的裤褂显得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他冲黄中开喊了一声：“爸爸”，黄中开道：“阿功，别玩了，伯伯和哥哥来了，回家去。”孩子听话地叫了声：“伯伯好、哥哥好。”温钰上前扞起他的手，一同走进大门去。

黄中开一共娶了四房女人，温钰的表姨是长房太太，先后生了一女一男，女儿便是温家未过门的媳妇，各叫黄静梅，年十九岁，儿子叫黄必成，年十五岁，如今在镇里读中学，二太太生两个女儿，大女儿静月十二岁，还在村小学里念书，二女儿静香刚四岁，三太太生一个儿子，就是眼前这孩子，叫必功，年十岁，也在村小学里念书，四太太刚生了个女儿叫静淑，还没有满月。

一家人穿过一、二进院，这里是下人房、客宿房，而长工和伙计们则住在两边的垮院里，来到二院正房的客厅里，黄中开让下人们打三盆水来，温氏父子颠簸一路，也是一身的汗，三个人都擦洗了一把，然后才落了座，正式说起了此番的来意。

黄静梅此刻正在学校的炉火上热午饭，这是附近几个村子共有的一间小学，房子是镇公所出资兴盖，但地皮却是黄家捐的，黄静梅从镇中学毕业后，不愿闲在家里，便主动到村小学里当教员，由于班里学生中有不少是外村的，中午回不了家，便带了饭在学校统一的炉火上热，所以教员们中午都不离校，排着队为自己班里的学生们热饭。

当黄静梅刚把学生们及自己的饭热好并端回到教室里，小伙计札澄头便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大小姐，快家去吧，亲家老爷和温少爷来了。”黄静梅一愣，惊问道：“是吗？他们怎么来了？”札澄头无从答起，黄静梅也笑了，道：“你先去吧，我这就回去。”札澄头转身跑掉了。

黄静梅加快速度，让学生们领回自己的饭盒，并叮嘱他们小心别烫到，

然后便拿起布兜出了门，兜里装着教学课本、笔记本及女孩子所用之物，她怕散落了，便卷一卷抱在胸前，快步向家里走，同时脸上泛起两朵红晕，顷刻间又偷偷地抿嘴笑起来，脚下也不自觉地改成了小跑。

大夫人听说亲家公和女婿来了，也出来相见，并吩咐厨房加菜添饭，这时黄静梅进了门，毕竟是乡下还没有过门的大姑娘，只是站在当地很羞涩地叫了一声：“表姨夫好。”而对温钰连看都不好意思看一眼，便低头转身出了客厅，回自己屋去了。

黄中开倒是个很开明的人，尤其是刚才听亲家说，温钰将要去英国，这一去至少要半年多，不但婚期要往后拖，而且两个孩子也将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便有意地想让他们说说话，于是说道：“这个丫头脸太薄，急着跑掉做什么？其实她早想在学校里开一门洋文课，只是不晓得该怎么入手，要不阿钰去指导她一下吧。”

“可是她……去了后院”，温钰显然有些为难。

“不要紧，她一个人住三院东厢房，碍不到后面的事，让你表姨领你去”，黄中开说得很随意。温钰深谙岳父之意，心存感激，大夫人对这位自己选的女婿更是疼爱有加，站起身热情地领着温钰往后面去了。

从三院到六院分别住着四位夫人，大夫人住三院的正房里，而静梅和弟弟必成则住在两边的厢房里，大夫人领着温钰走进三进院，来到东厢房门外，抬手敲了敲门，同时嘴里喊道：“阿梅呀，你不是想在学校里开洋文课的吗？你爸爸让阿钰过来指导一下你的啦，快开开门。”黄静梅先是惊讶，既而很快就明白了父母的苦心，赶快把门打开，但仍然很害羞，低下头闪在一边，不知说什么好。

大夫人让温钰进了屋，并坐在桌边的椅子上，自己则对女儿说了温钰要去英国、婚期也要为此推迟几个月的事情，黄静梅听了心里感到很苦涩，但又实在不能说什么。大夫人其实对此事也很有顾虑，英国远在万里之外，如今世道又不太平，这一去谁保得齐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丈夫赞成，说男子汉就应当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一个旧时的乡下女人是不敢跟丈夫争辩的，没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此刻她见两个孩子都挺拘谨，明白有自己在场，他们什么也讲不了，于是站起身对女儿说：“好不容易见到阿钰面，要问的话赶紧问啦，莫要过后自己又懊芝（后悔）的啦。”说完自行走出门去，并回身将门带上了。

现在房里只剩下自己和温钰两个人，黄静梅再也抑制不住感情，两行眼泪顺颊流下，温钰吓了一跳，急忙问：“怎么啦静梅，你生气了？”黄静梅低头不语，泪水流得更快了，温钰不明所以，起身走到未婚妻的跟前，猜测着问：“你是不是不愿意让我去呀？”

经此一问，黄静梅哭得更凶了，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为难了半天，最后只抽泣着说了一句：“你要小心……一定要好好地回来……”温钰这才弄明白，未婚妻并不是生气，而是舍不得自己走，其实别看两人已经定了亲，但是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说话的机会就更少，是以对她并没有太特殊的感觉，只是听母亲说她很贤惠，对这桩婚事也没意见，但却从来没有想到，她竟是这么看重自己，这么期盼着与自己结合，想到这些，他也禁不住有些动情，柔声说道：“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等回来后我们就完婚。”黄静梅激动得有些颤抖，满是泪水的脸颊上又浮现出开心的笑意，同时用力地点着头，压低了声音说道：“钰哥，我已经跟你定了亲，永远都会等着你。”温钰也是拼命点着头，说道：“我也不会负你的，这辈子只跟你在一起。”

黄静梅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低着头不敢再说话，而温钰看到未来的妻子如此娇美可爱，心里简直美到了天上。

三

文物筛选工作十分复杂,又由于展览日期是定于明年一月份才开始,因此负责主办的教育部便不太着急,起程日期一拖再拖,最终到了十月份才确定下来,难怪温趋荣和黄中开都抱怨说,早知如此就可以把婚事办完再走了。

英国军舰“萨福克”号只载文物不载人,按约定只准许本次赴英参展活动的总特派员温趋敏先生可随船监管文物之外,其他七名工作人员均需另外搭乘一艘意大利的邮轮前往英国。

除了温钰,另外六个人都是从“北平故宫博物院”调过来的,所以此刻来码头上相送的亲属就只有温趋荣一人,大家都穿着统一配做的灰色呢料西装,另外还有一件同质地的大衣,如今还穿不着,被收在手提箱里,随着一声雄浑的汽笛声,一万六千吨的轮船缓缓地离开岸边,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远洋航程。

伦敦“皇家艺术展览馆”高大瑰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艺术品圣地,凡是能入英国人法眼的宝贝们,都如同恩赐般地被邀请到这里来一展芳容,因此它算得上是大英帝国强势文化的一个有力支点。

布展工作通常是繁索而又累人的,需要将文物一件一件地从箱中取出、登记、编号、排摆,那些瓷器、玉器、青铜器、雕器等物件还都要逐个地擦拭一遍,总之七个人足足忙了半个月才算差不多了,不过,与其他展区比起来,中国故宫的三个展区还算是最快的,可见那时的生活节奏都比较慢,等我们的布展全部结束时,其他展区甚至还有展品未运到的,从而使得定好的开幕时间被迫又向后延迟了一个星期,这样一来,中国的七名工作人员就无所事事了,于是他们每天轮流安排三个人看护着展区,其他四个人则四处游逛,去欣赏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也同样精典的中国文物。

不看不知道,此时亲眼目睹到那么多精美绝伦的中国瑰宝从全世界集中到这里,竟使得几位大行家都震惊不已,其中有很多东西是他们在文献史

料中曾经见到过的,诸如“工吴王鉴”、“昭陵六骏”中的两骏、隋开皇时的“镇国大石佛”等,都是绝世国宝,但是只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都沦落于外人之手,这究竟是谁之罪呢?

温钰在七个人当中最年轻,工作资历也最浅,其他几位分别是庄尚严、傅振纶、宋际隆、牛德明、那志良、唐金等人,都是故宫博物院各馆的馆长或资深的专家,而且因为是派往英国公干,所以挑的都是会英文之人,大家虽然对眼前的情景痛心疾首,但除了摇头叹气之外也是别无他法,只好顾得眼前,尽量仔细地看一看那些转瞬即逝的宝贝们。

这一天,几个人游览到了二层展厅,离楼梯口最近的是第七展区,从导示牌上看,这里陈设的应该是法国大收藏家 C·T·LOO 的藏品,这是个世界上大大有名的收藏家,在中国文物界里更是尽人皆知,大家都叫他做卢芹斋,民国最初的几年中,他在河南设庄收买古物,出价比别人高,所以收了很多好东西,统统运到国外销售,为此发了大财,甚至他还将一座中国的木制楼宇拆掉,运到巴黎后再重新组装起来,作为自己的住宅,当时在西方可算得上是收藏中国文物的第一人了。

今天是轮到傅振纶、宋际隆和那志良三人值班,其余四个人则全神贯注地欣赏起那些琳琅满目的展品来。这时,忽然从旁边不远处传来一句中国女子的怨怼声:“这是什么?这种东西也能展出吗?”四个人都是一愣,在英国能听到国语声、特别还是由一位女性发出来,实在有些稀罕,于是都顺着声音望过去,见到的是一女两男三位亚裔年轻人,正站在一堵画壁前,从衣着上看似乎是留学的学生。

这时那位女学生又说话了:“主办方没有审查制度吗?这种污辱人的东西怎么能摆出来呢?”旁边两个男学生虽然没有说话,但早已将眼神牢牢地锁定在面前的一幅古画上,四个人即惊异又好奇,不约而同地移动脚步,走向那堵画壁。

四个人都是行家,到了近前一看,见到的是一幅五尺来长、半尺多宽的长卷,画面明显表现的是晚清的民俗生活写实,从右至左散点透视,让人能跟着构图不断地移动视点,而画工很是精致,工笔从容流畅、气韵贯通,而笔法细而不苟、繁而不乱,还真称得上是一幅妙品佳作。

然而,当大家的眼光集中到作品内容上时,却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它表现的是晚清时期中国大地上的各种丑陋现象,如鸦片馆中留着小辫儿、